



现代中国文学史

现代中国文学史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典藏

钱基博 ①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

中国学术名著丛书

现代中国文学史（下）

钱基博



吉林出版集团
股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:全2册/钱基博著. — 长春: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2017.2

(中国学术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5581-1912-5

I. ①钱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史
IV. ①I20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7600 号

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 (全二册)

著 者 钱基博

出版策划 杜贞霞

责任编辑 齐琳 王昌凤

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482 千字

印 张 33.5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电 话 总编办:010-63109269

发行部:010-51396619

印 刷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81-1912-5

定价:76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序 / 1

绪 论 / 4

文 学 / 4

文学史 / 7

现代中国文学史 / 10

编 首 / 12

总 论 / 12

上 古 / 13

中 古 / 21

近 古 / 26

近 代 / 31

上编 古文学

一 文 / 41

魏晋文 / 41

2 现代中国文学史

骈 文 / 115

散 文 / 154

二 诗 / 215

中晚唐诗 / 215

宋 诗 / 253

三 词 / 298

四 曲 / 323

下编 新文学

一 新民体 / 353

二 逻辑文 / 435

三 白话文 / 502

跋 / 527

宋 诗

陈三立附张之洞、范当世及子衡恪、方恪

陈三立，字伯严，江西义宁人；晚筑室金陵，署曰散原精舍，又称三原老人；故湖南巡抚宝箴子也。少而文，有风概，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嗣同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惠康，提督吴长庆之子保初齐名，天下称“四公子”。而三立早为故侍郎出使英法大臣湘阴郭嵩焘所知，集中《留别墅遣怀诗》所称“绮岁游湖湘，郭公牖我最；其学洞中外，孤愤屏一世”者也！光绪丙戌进士，官吏部主事，不坐曹，侍父湖南巡抚任。天怀湛发，志意尤瑰玮，尝思振挈摧颓，幸赞乃父，作新百度。戊戌政变，三立以名公子与康有为、梁启超交关中外作气势，声称藉甚！而四品卿军机章京杨锐、刘光第又皆因宝箴荐以达德宗，既以骄诛；慈禧太后甚之甚，褫父子职。遂侍父归南昌；而宝箴以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，闻拳匪之乱，发愤死！既而两宫回銮，党禁稍解，遂移家金陵；自是肆力为诗，陶写情性，呼之欲出。有《遣兴》一律云：

而我于今转脱然，埋愁无地诉无天。昏昏一梦更何事，落落相看有数贤。懒访溪山开画轴，偶耽醉饱放歌船！诗声尚与吟虫答，老子痴顽亦可怜！

又有《城北道上》一律云：

晶砾新驰道，晴霆迭马蹄；屋阴衔柳浪，裾色润瓜畦。诣客能相避，偷闲亦自迷。归栖枝上鹊，为我尽情啼！

又《至沪访郑太夷》云：

生还真自负，杂处更能安。意在无人觉，诗稍与世看！所
哀都赴梦，可老得加餐！吐语深深地，吹裾海气干。

三诗乃庚子以后移寓金陵作，真气旁薄。不假雕饰，沈忧积毁中，乃能吐属闲适如此！盖三立为诗学韩愈，既而肆力为黄庭坚，避俗避熟，力求生涩，与薛士龙季宣绝似。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，诉真宰者，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！而荒寒萧索之境，人所不道，写之独觉逼肖，而壹出自然，可谓能参山谷三昧者。其题《豫章四贤象拓本》第三绝云：

驼坐虫语窗，私我涪翁诗。镌刻造化手，初不用意为。

世人只知以生涩为学庭坚，独三立明其不然，此所以夔绝人人！其为《濮青士观察丈题山谷老人尺牋卷子》曰：

我诵涪翁诗，奥莹出妩媚。冥搜贯万象，往往天机备。世儒苦涩硬，了未省初意！粗迹捋毛皮，后生渺津逮。书何独不然，笔法摹讹伪；九州炫贗本，蛇蚓使眼眯；岩拓亦损真，略具银钩势。望古忝邑子，遣墨期购致。邻寺守传幅，号称小三昧。髭髻转郡国，坐失摩挲地。属闻散人家，居奇千金利。濮叟骚雅宗，袭珍辱持示。阿谁乞伽佉，想见娱游戏。风日发光妍，珠玑蕴温粹。宛窥虞柳全，渐拾羲献坠。锋锐敛冲夷，乃副儒者事。取证内外集，波澜与莫二。得此夸家鸡，政尔适寤寐。后有五百年，永宝十行字。劣咏污败毫，凭叟哂以鼻！

盖论定黄氏，有不同人云亦云者。尝以宣统元年刊《散原精舍诗》二卷，郑孝胥序其端曰：

伯严诗，余读至数过，尝有越世高谈、自开户牖之叹。己酉春，始欲刊行，又以稿本授予曰：“子其为我择而存之。”余虽喜为诗，顾不能为伯严之诗，以为如伯严者，当于古人中求之！伯严乃以余为后世之相知，可以定其文者耶？大抵伯严之作，至辛丑以后，尤有不可一世之概！源虽出于鲁直，而莽苍排奭之意态，卓然大家，非可列之江西社里也！往有巨公与余谈诗，务以清切为主，于当世诗流，每有“张茂先我所不解”之喻！其说甚正。然余窃疑诗之为道，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。世事万变，纷扰于外；心绪百态，腾沸于内；宫商不调而不能已于声，吐属不巧而不能已于辞；若是者，吾固知其有乖于清也！思之来也无端，则断如复断，乱如复乱者，恶能使之尽合；兴之发也匪定，则倏忽无见，惘恍无闻者，恶能责以有说；若是者，吾固知其不期于切也！并世而有此作，吾安得谓之非真诗也哉！噫嘻，微伯严，孰足以语此！

此孝胥赠樊增祥诗所称：“尝序伯严诗，持论辟清切”者也。序中巨公，即指南皮张之洞也。晚清名臣能诗者，前推湘乡曾国藩，后称张之洞。国藩诗学韩愈、黄庭坚，一变乾嘉以来风气，于近时诗学，有开新之功。之洞诗取欧阳修、苏轼、王安石，宋意唐格，其章法声调，犹袭乾嘉诸老矩步，于近时诗学，有存旧之思。国藩识巨而才大，寓纵横诙诡于规矩之中，含指挥方略于句律之内，大段以气骨胜，少琢磨之功。而之洞则心思致密，言不苟出；用字必质实，勿纤巧；造语必浑重，勿吊诡；写景不虚造，叙事无溢辞；用典必精切，不泛引，不斗凑；立意必已出，毋袭故，毋阿世；称心而出，意不求工；刊落纤浓，宁质勿

绮；虽以风致见胜处，亦隐含严重之神，不剽滑；其生平宗旨，取平正坦直。最不喜黄庭坚，题其集曰：“黄诗多槎牙，吐语无平直；三反信难晓，读之鲠胸臆！如佩玉琼琚，舍车徒荆棘；又如佳茶笋，可啜不可食。子瞻与齐名，坦荡殊雕饰！”几于微声发色，不啻微言讽刺；而见诗体稍僻涩者，则斥为江西魔派，不当意也！三立尝从之洞游南京燕子矶，有《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送梁节庵兵备》一律云：

啸歌亭馆登临地，今日都城隔世寻。半壑松篁藏梵籁，十年心迹比秋阴。飘髯自冷山川气，伤足宁为却曲吟。作健逢辰领元老，下窥城郭万鸦沈！

诗在三立为最清切之作，而之洞诵之，哂曰：“元老那能见领于人！”又称“逢辰”二字为不经，“逢辰”二字，陈师道、朱熹常用之。盖亦不解之一。然之洞督鄂之日，尝聘三立校阅经心两湖书院卷，先施往拜，备极礼敬。而三立亦称之洞诗重厚宽博，在近代诸老之上焉。

三立之诗，晚与郑孝胥齐名；而早从通州范当世游，极推其诗；以当世亦学黄庭坚也。当世尝录示《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》之作。三立诵叹绝曰：“苏黄而下，无此奇矣！”因酬以诗称“吾生恨晚数千岁，不与苏黄数子游。得有斯人力复古，公然高咏气横秋”者也！当世困厄寡谐，一出客直隶总督李鸿章所，意气甚欢！既更世难，抑郁牢愁，壹发以诗，有《范伯子诗集》，工力甚深，下语不肯犹人，峻峭与三立同！而三立笔势壮险，仿佛韩愈、黄庭坚。当世意思牢愁，依稀孟郊、陈师道。顾三立喜之特甚！为子娶当世女，有《衡儿就沪学须过其外舅肯堂通州率写一诗令持呈代柬》一律云：

吾尝欲著《藏兵》论，汝舅还成《问孔》篇。此意深微俟知者，若论新旧转茫然。生涯获谤馀无事，老去耽吟倘见怜！

胸有万言艰一字，摩莎泪眼问青天！

志意牢落可想。盖三立名公子，既蹉跎不用！然不能忘情经世，则一发之于诗。其《甲辰感春》诗云：

杂置王霸书，其言综治乱。慷慨一时画，指列亦璀璨。世运疾雷风，幻转无数算；冥冥千岁事，孰敢恣臆断！况当所遭值，文野互持半！垂示不过物，道苦就羁绊；又若行执烛，迎距光影判；倍谪势使然，安能久把玩？巍巍孔尼圣，人类信弗叛！劫为万世师，名实反乖谩。起孔在今兹，旧说且点窜。摭彼体合论，差协时中赞。吾欲哀百家，一以公列贯。与之无町畦，万派益输灌。国民如散沙，披离数千岁。近儒合群说，哓哓徒置喙！无当下民心，反唇笑以鼻。“痾痒本非我，我爱焉所寄。”

生今探道本，亦可决向避。天地有与立，绸缪非细事！吾尤痛民德，繁然滋朋伪！东掖蹶于西，宁独室厥智！环球悬宗教，始赖缮万类。厮养爇灶间，上帝临无二。俗化得基础，然后图明备。嗟我号传孔，梓潼杂儿戏。回释既浮剽，耶和益相憖。向见龙川翁，组织别树帜；谬欲昌其说，用广师儒治。惜哉畏弹射，又倚厌世义。徒党散四方，杳茫竟谁嗣！

咄嗟渤海战，楼橹涌山岳。长黥掉巨蛟，咋死落牙角。腾挟三岛锐，其势病飞雹。立国何小大，呼吸见强弱。稍震邦人魂，酣梦徐徐觉。方今鏖群雄，万钧操牡铎。之死而之生，妙巧詎苟托；醉饱视息地，一呷飏扫箨！奋起刀俎间，大勇藏民瘼！兹事动鬼神，跃与泪血薄。一士沧瀛归，苍黄发装橐。携取太和魄，佐以万金药。曰“举国皆兵”，曰“无人不学”！

皆戛戛生新而绝不为钩棘者！然辛亥国变以后，则诗体一变，错于杜、梅、黄、陈间矣。《癸丑由沪还金陵散原别墅杂诗》云：

入门成生还，踌躇顾室庐！凝尘扫犹积，阴藓侵阶除！几案未改位，签架稍纷拏。檐间新巢燕，似讶客曳裾！猫犬饥不还，帙落干死鱼！纸堆弃遗札，略辨谁某书。因嗟哄变始：所掠半为墟！长旗巨刃前，守者对欷歔。就抚手植树，汝留劫烬馀！

夙恋山水区，辛勤营此屋。草树亦繁浓，颇欣生意足。移居席未暖，烽燧已在目！提携卧疾雏，指星庇海曲。栖息屡改火，奋身看新筑。四望带城陴，春气染花竹。狭巷闻卖浆，居邻唤黄犊。卸装此盘桓，倏骇万霆逐。窗壁为动摇，坐立几俱仆！地震兼鸣啸，平生所历独！夜中震复然，破寐叫庸仆。置彼灾祥说，一枕百忧续！

钟山亲我颜，郁怒如不平！青溪绕我足，犹作呜咽声！前年恣杀戮，尸横山下城。妇孺蹈藉死，填委溪山盈。谁云风景佳，惨澹弄阴晴！檐底半亩园，界画同棋枰。指点女墙角，邻子戕骄兵。买菜忤一语，白刃耀柴荆。侧踞素发母，拏婴哀哭并。叱咤卒不顾，土赤血奔倾！夜楼或来看，月黑磷荧荧！

前两首叙述曲折，后一首郁怒呜咽；革命之师，号曰吊民；而兵骄民残，可谓极绘写之能；诵者恍若闻睹焉！

初三立之移家金陵也，日从两江总督端方游，评品书画，意气甚欢。端方将具疏复其官。三立坚辞，忼然知时不可为，烦冤离慙，一放于诗。而为文恣肆奇峻，吴汝纶读之曰：“是欲不立宗派，有意为曾文正者；然谈何容易！”李希圣则称其文在陈承祚、范蔚宗之间。而三立自言：“余少年名习为文章，与南丰刘君孚京字镐仲者游。而君为之愈

专且勤，所治书淫于周秦汉诸子杂家；所为文亦本之，不阑入唐以后体式及宗派诸说；与余颇持同异，互标举掎摭为噱乐。时君以主事厕刑部，俸入微，颇假士大夫责文吊贺，受金贍乏绝。一日，君属草稿，意蹇产良苦；乃取篋中有所谓《续古文辞类纂》者，溷君几案，谩语以：

‘且读且效为之！恶有日聒刘子政、班孟坚，贱易盐米至此乎！’未几，余去都。君以书告曰：‘用公言，吾所卖文果易就；然累吾文益即卑近者，公也。’余大笑！方是时，海内才俊故旧集辇下，过逢络绎；而日以道义术业相切磨。晨夕昵语，为余所兄事而弟畜之者，独君与丰城毛君庆藩字实君两人而已！”盖早岁用事于文之劬且久有如此！顾海内争诵其诗，至真知其文者不多。自随其父废退居南昌，阅一年，拳祸作，而父以忧死。乃作《靖庐记》以抒愤曰：

西山负江西省治，障江而峙，横亘二三百里，东南接奉新、高安诸山，北尽于彭蠡；其最高峰曰萧坛，下纷罗诸峰，隆伏绵缀，上为青山之原，吾母墓在焉。墓旁筑屋，前后各三楹，杂屋若干楹，施楼其上，为游廊，与母墓相望；取“青山”字相并属之义，名靖庐。初吾父为湖南巡抚，痛腐败无以为国，方深观三代教育理人之原，颇采泰西富强所已效相表里者，放行其法。会天子慨然更化力新政，吾父图之益自喜，究用此得罪！免归南昌。因得卜葬其地；明年遂葬吾母，穴左亦预为父圻，光绪二十五年之四月也。吾父既大乐其山水云物，岁时常留靖庐不忍去，益环屋为女墙，杂植梅、竹、桃、杏、菊、牡丹、芍药、鸡冠、红踯躅之属。又辟小坎，种荷蓄鲮鱼；有鹤二，犬、猫各二，驴一。楼轩窗三面当西山，若列屏，若张图画；温穆杳蔼，空翠蔚然扑几榻，须眉帷帐衣履，皆映黛色。庐右为田家，老树十馀亏蔽之；入秋叶尽赤，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。吾父淡荡哦对其中，忘饥渴焉！呜呼，孰意

天重罚其孤，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乐；葬母仅岁馀，又几葬吾父于是耶？而靖庐者，盖遂永永为不肖子烦冤茹含，呼天泣血之所矣！尝登楼迹吾父坐卧凭眺处，耸而向者山耶？演迤而逝者，陂耶、畴耶？縹而幻者，烟云耶？草树之深以蔚耶？牛之眠者斗者耶？犬之吠，鸡之鸣，鹄鸱群雉之噪而啄、响而飞耶？然满目凄然，满听萧然瑟然，长号而下。已而沈冥以思！今天下祸变既大矣！烈矣！海国兵犹据京师，两宫久蒙尘，九州四万万人民，皆危蹙莫必其命，乃益大恟，转幸吾父之无所睹闻于兹世者也！其在《诗》曰：“谁生厉阶，至今为梗！”又曰：“莫肯念乱，谁无父母！”曰：“凡今之人，胡僭莫惩！”然则不肖子即欲朝歌暮哭，憔悴枯槁，褐衣老死于兹庐以与吾父母魂魄相依，其可得哉！庐后檐下植二稚桂，今差与檐齐。二鹤死其一，吾父埋之庐前寻丈许，亲题碣曰鹤冢。旁为长沙人陈玉田冢；陈盖从营吾母墓工有劳，病终靖庐云！

盖伤戊戌政变之无成功以至于斯也，意有与《甲辰感春诗》相发者焉。然而德宗奉慈禧太后西狩回銮，遂下诏变法，开学堂，练新军，筹备宪政，言新政者嚣然并起，鹵莽灭裂，而革命随之，以有民国；目击伤心，浸又悟变法图治之未可求速效，急功利之无裨于富强；遂见于《庸盒尚书奏议序》曰：

庸盒尚书既退居沪渎，乃辑生平扬历所得奏议，区为十六卷，授刊竟，命三立序其端。窃维国家兴废存亡之数，有其渐焉；非一朝夕之故也！有其几焉，谨而持之，审慎而操纵之，犹可转危为安，销祸萌而维国是也！吾国自光绪甲午之战毕，始稍言变法。当是时，昧于天下之大势，怙其私臆，激荡驰骤，爱憎反复，迄于无效，且召大衅，穷无复之，遂益采器陵

之说，用矫诬之术，以涂饰海内外耳目。于人才风俗之本，先后缓急之程，一不关其虑。而节钺重臣，号为负时望、预国闻者，亦复奋舌摩掌，扬其澜而张其焰，曲徇下上狂逞之人心，翹然以自异。于是人纪之防坠，滔天之象成，而大命随之矣！是故今日祸变之极，肇端虽不一辙；而由于高位厚禄士大夫不遏其渐，不审其几，揣摩求合，无特立之节，盖十而六七也；岂不痛哉！尚书当官京兆时，值庚子祸作，躬捍大难；旋督漕淮上，迁河南、江苏巡抚，擢督湖广，最后为直隶总督。其为治务培国本，恤民隐。凡所敷陈，常持大体，度势所能行，不欺其志；于预备立宪列上诸疏，尤言人所不敢言！往者三立从湘阴郭筠仙侍郎游。侍郎以为中国侈行新政，尚非其人，非其时；辄引青城道人所称“为国致太平，与养生求不死，皆非常人所能。且当守国使不乱，以待奇才之出；卫生使不夭，以须异人之至”；郑重低徊以寄其意。侍郎，世所目为通中外之略者也；其所守如此！时少年盛气，颇忽而不察。今而知老成瞻言百里，验若蓍蔡，为不可易！乃观于尚书疏，语中往复于重纲纪、挽学术，诚变更之繁，匡陵躐之弊，类皆切挚戆直，孤忠蹇蹇，有可揭日月而泣鬼神者！呜呼，其于青城道人守国使不乱之旨，倘有合欤？后之治国故者，讨其勋绩，综厥终始，愀然于尚书之不幸而垂空文，亦一代得失之林也！

庸龢尚书者，前直隶总督陈夔龙也。三立此序，感慨家国兴废之故。低徊引郭侍郎之言，忧心悄悄，乃深追悔少年之盛气，变法激荡驰骤之迄于无效，前后易虑，何啻南北驰；此直索解人不得也！

三立诸子皆能诗；而长子衡恪名最著，即三立写诗柬范当世署曰“衡儿”者也；字师曾，多能艺事，篆刻逼汉人，画得元人倪瓚、黄公望风味；而为诗喜效谢灵运、谢惠连之作，由沈郁出清迥；尤挚言情。

妇范早卒；继娶汪，又卒，悲之甚，有《春绮卒后百日往哭殡所感成三首》云：

我居西城闾，君殡东郭门。迢迢白杨道，萋萋荒草原！来此尽一哭，泪洗两眼昏。既不簋簠设，又无酒一尊。焚香启素幄，四壁惨不温！念我棺中人，欲呼声已吞！形影永乖隔，目渺平生魂！我何不在梦，时时闻笑言？倏忽已三月，卒哭礼所敦。我哭有已时，我悲郁难宣。藕断丝不绝，况此绸缪恩！苦挽已残月，留照心上痕！

故人九原土，新人三寸棺！相继前后水，一往不复还！我何当此戚，泪眼送奔澜！生时入我门，绿发承珠冠。死别即尘路，灵輶载鸣銮。忽忽十年事，真作百岁观。念此常恻怆，凋我少壮颜！少壮能几何，灰浥朝露团，会当同归尽，万事空漫漫！

予身转脱然，于我一何忍！相期白首欢，岂意娱俄顷！当时携手处，一一苦追省。伸纸见遗墨，检奁得零粉。衣绽何人补，书乱惟自整！亦有庭院花，独赏不成景！一昨致盆兰，三日叶枯殒。似我同心人，寿命吝不永！郁陶对暗壁，泪若繁星陨！天乎何困余，江海吊寒梗！有生有忧患，此味今再领！

侯官陈衍评：“第二首‘冠’‘銮’二韵，眼前事，人不能道。愈瑰丽，乃愈悲痛，信有不堪回首者！”春绮，其妇字也。又《题春绮遗像》云：

人亡有此忽惊喜，兀兀对之呼不起！嗟余只影系人间，如何同生不同死！同死焉能两相见，一双白骨荒山里。及我生时悬我睛，朝朝伴我摩诗史。漆棺幽閟是何物？心藏形貌差堪

拟。去岁欢笑已成尘，今日梦魂生泪泚。

《月下写怀》云：

丛竹绿到地，月明影斑斑。不照死者心，空照生人颜！

词意凄厉，盖亦悼亡之作。陈衍谓其真挚处突过乃父。三立诘衍何乃誉儿以抑父？衍应之曰：“此正吾辈求之不得者。恐君词若有憾，实乃深喜之！向在都，尝与林宰平推究古今闻人，其子往往赶不上；此与家学濡染之说，岂不大相反？宰平曰：‘此殆谚所谓近庙欺神之故也！’”相与大笑而罢。顾衡恪诗不多作，特以画名，自称徐天池转生，屡梦天池与论画，且告之曰：“我得年七十有三，汝寿如之！”自许当得大年，而以民国十二年卒，年三十有几；士论惜之。

衡恪之弟方恪，字彦通，亦能诗。陈衍赠以诗曰“诗是吾家事，因君父子吟”者也。衍尝论衡恪真挚，而方恪则名贵，有感于京师南妓，作《梁溪曲》，其词曰：

曲罢真能服善才，十年海上几深杯。不知一曲梁溪水，多少桃花照影来！

休言灭国仗须眉，女祸强于十万师。早把东南金粉气，移来北地夺胭脂。

灯痕红似小红楼，似水帘栊似水秋。岂但柔情软似水，吴音还似水般柔！

自跋言“前清末年，京师南妓最盛，皇室贵胄，无不惑溺，遂以苞苴女谒亡国。而梁溪亦成北来南去之李师师”云。然方恪诗有酷似其父者，如《为先母卜兆域至临安法华山中夜宿兰若》云：

荒山独夜自惊神，鼠落鸱腾簸屋尘。灯影扑床疑有魇，松涛如海欲沉身。免怀顾复承家日，换劫艰难拜墓人。明日出门愁雨脚，麻鞋趼足仰苍旻。

陈衍以为杂诸《散原精舍诗》靖庐诸作，几不能辨也！

陈衍附沈曾植

陈衍，字叔伊，少时，尝梦至一处，重楼叠阁，闾其无人；有书数百橱，随手抽数册阅之，书边印“石遗某某”，书中似是自己著作；醒时只记如此，书中云何，则忘之矣。时方阅《元遗山集》，因遂自号石遗；盖以旧字叔伊，“遗”“伊”国语同音，“石”“拾”同音，而“叔”训“拾”也。中式光绪壬午举人，官学部主事，历任京师大学、厦门大学文科教授。生而警敏；四岁诵《千家诗》，喜“花开红树”、“绿树阴浓”、“黄梅时节”、“去年花里”诸首，别有会心。五岁，父用宾授《四子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尚书》，日必数千言，若《尚书·禹贡》，《左传》公子重耳之出亡，韩、城濮、鄢、鄢陵之战，皆起讫，限一日背诵。衍则临睡熟读，倦极乃寝；诘旦迟明起，奔立案头，一手披衣一手翻书朗诵，逾时，厨下晨餐熟，则成诵矣！一日，读《孟子·不仁者可与言哉》章，一日，读《小弁小人之诗也》章，喜其音节苍凉，抗声往复。父自外归，闻之色喜曰：“此儿于书理，殆有神会！”九岁，兄书授唐诗，自秋徂冬，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、柳宗元诗皆成诵，上及陈子昂、张九龄之作，次年，乃及李白、杜甫与晚唐诸家，每言：“夜读时，见案头瓶中所插折枝菊花、梅花，秀色香韵，沁入脑际，胸中一种诗味，不可名言！”十岁以后，毕诵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尔雅》，习为制举之文。然终年学为诗，日课一首；盖书之教